

课开进福祉小学 一张照片都兴奋得跳起来



No 2 志愿者 桑炯华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年龄 60岁

我想为这些孩子制作一本影集

热爱摄影、热爱公益、热爱生活。今年5月刚满60岁的桑炯华先生是个生活中的积极分子。

带上文具糖果 跑遍各地小山村

云南七进七出，四川六进六出……桑炯华常常带着相机和朋友去全国各地采风，都很喜欢去一些比较原始的村庄，还有充满民族风情的地方。“每一次启程前，我都会准备一些笔、橡皮之类的玩具，还有牛肉干、巧克力之类的小零食，以备路上的‘不时之需’。”

桑先生的小礼物是为村里的孩子们所准备的。“路上看到小孩，我们就把车停下来，分一些文具和糖果给他们。村子里很少用硬币，我去之前还特别换了一些纸币发给他们，孩子们看到这些高兴得不得了。”

在桑先生眼里，小孩子们天性很顽皮，但是比城里的孩子淳朴得多。面对镜头，孩子们丝毫不畏惧，让他们摆什么动作，他们都会大方地在面前展示，还特别会做鬼脸。“可惜当地网络不好，孩子家里也几乎都没电脑，照片没办法传给他们。但只要他们留下地址，我回上海后就会把他们的照片印出来寄回去。”

把镜头下的上海送给村里的孩子
在文具、糖果之类的小礼物之外，

还有一项更招村里孩子喜欢的东西，那就是上海的美丽风景照片。夜晚外滩流光溢彩的灯光、元宵节城隍庙里热闹的灯会和人流、世博园吸引眼球的各大场馆……桑先生把自己镜头下的上海景色洗印出来，并精细地塑封好，像“发传单”一样地分发给贫困山村的孩子们，让他们认识一下千里之外的上海，看一看山外的世界。

这些照片都是桑先生镜头下的得意之作。

桑先生告诉记者，每一次去山里，感觉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，还代表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形象。“也是希望做这些小公益，能够让大家都感觉到上海人的腔调。”

想为活动当天的孩子制作影集

桑先生有个习惯，每到一个地方采风回来，就会挑选一些照片出来印成影集。“这次公益活动，我也想这样。等26号的活动结束，我把自己的照片处理一下，然后再挑选几张自己拍的上海景色，印一本影集出来，送给孩子。”

桑先生告诉记者，一本影集可能是对孩子来说一辈子难忘的纪念，也有可能对孩子的意义不仅仅是纪念。“在成长的道路上，人总需要有个追求。希望这次和孩子的互动能够帮助他看到更多，想到更多。”

No 3 志愿者 王蓓 安利志愿者 年龄 31岁

带孩子们看看他们生活的上海

“现在正是这些孩子们充满想象力的年龄，从家乡千里迢迢到上海不容易，平时他们也没有什么机会在城市里多走走看看，这次正好有个机会，带他们看一看他们生活的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”来自安利的志愿者王蓓是个热心肠的姑娘，参与安利的各种志愿活动已经一年了，而在平时，更是默默地做着身边的各种微公益。

比如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个盲人在马路旁求救，希望路人能够在红灯变绿灯时帮忙提醒他一声，但没人理他，王蓓就停下来带他过去，还把他送到了他要搭车的14路公交车站。再比如地铁上看到老伯吃力地推着轮椅上的老奶奶，王蓓也会主动地上前搭一把手。对她来说，小小的一个举动能够帮助到别人，就感到很开心。

前不久，王蓓和安利的志愿者们刚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，上街为患有

近视的农民工孩子募集爱心善款，募集来的经费用来为他们配近视眼镜。鬼点子很多的她想到了用漫画劝募的方法，我们六个志愿者在六件T恤上画了一套连环画。第一件T恤上画了课堂上的一块黑板和一个孩子，旁边配字“看不清”，第二件T恤再告诉大家这是个农民工孩子，想配近视眼镜但配不起……通过6幅漫画把故事讲了一遍，路人一看就能明白。当时效果特别好。”

在王蓓看来，农民工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不一样，城里的孩子生活条件好，想要的东西很容易就可以得到。但是农民工孩子就不同了，生活比较贫苦，甚至爸爸妈妈都很难时常陪伴在他们身边。本该是天真烂漫的年纪，但是他们却失去了很多快乐的经历。“我想能帮他们一些，就尽可能地帮助他们。”王蓓说。

》志愿者风采

No 1 志愿者 Peter(英国人) 建筑摄影师 年龄 36岁

让孩子们知道 生活还有多种可能

“我们一直在找类似的学校，想找农民工的孩子，教他们拍照，这次看到《青年报》的报道，正好圆了我们的愿望。”在上海生活多年的玲玲在看到爱心征集令后，立刻替自己和丈夫Peter报了名。一台Canon，一台Sigma，连带充电器包装齐全地塞给记者。

“Peter中文不好，我在活动当天可以做他和孩子们的翻译。”玲玲告诉记者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是Peter绝对能和孩子们互动得很好，因为他在上海做了好几年的老师。“在上海的高中里教过英语课和世界历史，也在大学里也做过英语老师。”来自英国的Peter告诉记者，他非常喜欢孩子，也很喜欢老师这个职业。

不论是年幼的孩子还是稍长一点的学生，Peter都很享受和学生互动的过程。“学龄前的孩子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习的压力，对学习常常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，学习起来很兴奋。而十二三岁的孩子，面对问题和知识会思考得更深入。反正只要学生能够感觉到学习的快乐，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。”Peter说。

处女座Peter学哲学出身，人很耐心，也很理想化。Peter的理想是摄影，于是他辞去心爱的的工作，成为了一名自由的建筑摄影师。



Peter把相机交给记者。

在上海渐渐小有名气，也常有些画廊会找到Peter，请他办个公共讲座。作为此次乐拍上海活动的取景点，外滩、城隍庙是很多摄影师必去的地方，但Peter却告诉记者，自己从来没拍过一张外滩的照片。“每个人拍出来都是相似的，没有意思。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一些有趣的取景。”

这是个热心公益的家庭，玲玲多次在网络上为需要帮助的人发起捐款，Peter在日常生活中把帽子给乞丐、把雨伞让给路人的小事在他看来更是不足挂齿。曾经到合肥的一个城镇，在

一所特殊学校里为残疾和智障的孩子们上课。“有盲人、有聋哑人、也有残疾人，200多个人挤在一个教室里听课，当时看上去很壮观，特别有意思。”

“通过镜头的视角来看世界，对这些孩子们来说可能是从来没有过的。”Peter告诉记者，在英国也有一个类似的公益活动，把照相机借给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使用一周，让他们用镜头重新认识这个世界。“我觉得照片背后的力量也许更重要，因为这能让孩子们感觉到还有很多事是他们可以做的，生活还有多种可能。”



王蓓正在教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使用相机。